

糊涂世界

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丛书



567
-9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糊涂世界

● [清] 吴趼人 著 尚成 标点 ●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Qaz24/06



《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》丛书

糊 涂 世 界

[清] 吴趼人 著

尚 成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 字数 113,000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,000

ISBN 7-5325-2176-1

I·1102 平装定价:4.30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清时期，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封建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，吏治腐败，社会动荡，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日益尖锐，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根本无力扭转即将崩溃的局势。内忧已甚，外患频仍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民族危机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。为了民族生存、国家富强，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寻找救国的出路。他们或思维新，或谋革命，或接受西方文明以求借鉴，或继承传统思想以求新变，在近代中国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泣可诉、可悲可感的活剧。中国近代出现的社会谴责小说，就是在这一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出现的，并以文学形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。

对于谴责小说的产生原因和特点，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有精辟的论述，他指出：

光绪庚子（一九〇〇）后，谴责小说之出特盛。盖嘉庆以来，虽屡平内乱（白莲教，太平天国，捻，回），亦屡挫于外敌（英，法，日本），细民暗昧，尚啜茗听平逆武功，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，凭敌忾之心，呼维新与爱国，而于“富强”尤致意焉。戊戌变政既不成，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，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，顿有掊击之意矣。其在小说，

则揭发伏藏，显其弊恶，而于时政，严加纠弹，或更扩充，并及风俗。虽命意在于匡世，似与讽刺小说同伦，而辞气浮露，笔无藏锋，甚且过甚其辞，以合时人嗜好，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，故别谓之谴责小说。

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终结时期出现的谴责小说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它们集中出现在1900年之后的十年间，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比较相同的特点。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，以社会现实和时事新闻为描写题材，广泛而又深入地触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其描写对象上达官贵戚、文武官僚，下至车夫贩卒、妓女流氓，几乎囊括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，抨击了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，其揭露和讽刺的尖锐和深刻程度，与时代的节奏深相吻合，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如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揭露当时官场上种种腐朽丑恶现象，被誉为“官场之照妖镜、燃渚犀”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由于这些小说大多是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发表的，作者边写边刊，艺术上不免粗糙，不少作品是急就章，甚至未及终篇就告中止；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，均是以前同等主题的小说所未能达到的。如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、吴趼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均风行一时，影响甚大，这两部小说与曾朴的《孽海花》、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（后两种小说已收入我社《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》丛书），被推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为了全面反映谴责小说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，我社特从众多的谴责小说中精选十种，编为《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》丛书。这是我社继推出《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白话小说名著续书》、《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英雄传奇小说》、

《十大古典神怪小说》等七套丛书之后，在古典白话小说普及化、系列化方面作的新的尝试。至此，我社的古典白话小说丛书出了八套共八十种。可以说，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已大备于此，通过这些小说中的精品，基本上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富多采和灿烂成就。

收入《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》丛书的十种小说是：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文明小史》、《活地狱》，吴趼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糊涂世界》，诞叟的《梼杌萃编》，黄小配的《廿载繁华梦》，张春帆的《宦海》（附彭养鸥《黑籍冤魂》），梦花馆主江阴香的《九尾狐》，和陆士谔的《新上海》。这些小说几乎涵盖了谴责小说描写的各种题材，代表了谴责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。

李伯元和吴趼人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，他们作品众多，成就也最高，本丛书选收了他们的主要代表作品。除了众所周知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外，其他几种作品也很有特色。《文明小史》从所谓“维新”的角度，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，描写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情形，展现了新旧思想的冲突。《活地狱》则专门叙述各地衙门的黑暗和其所施用的各种残酷刑具，揭露政府衙门简直是人间地狱。其他如《糊涂世界》、《梼杌萃编》、《廿载繁华梦》等作品，也是揭露官场黑暗、人情险恶之作。《宦海》的故事背景主要在广东一地，而《新上海》则描写了本世纪初上海十里洋场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。《九尾狐》通过上海滩一个名妓的故事，谴责了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；而《黑籍冤魂》则揭露了吸食鸦片的危害。

以上十种（附《黑籍冤魂》）小说，篇幅长短不一，不少还是未完成之作，艺术成就也有高下之分，但这些书中所揭露谴责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，即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还有积极的作用；对

于研究中国小说史、喜欢阅读古典小说的读者来说,这套丛书更有不可忽视的价值。因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奉献给读者,希望能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997年1月

前 言

作为与李宝嘉齐名的晚清谴责小说家，吴沃尧（字趼人）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已为人熟知；然而，对于其同一类型的谴责小说《糊涂世界》，今天的读者却了解不多。

《糊涂世界》最初以连载小说形式刊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上海的《世界繁华报》，当时曾连载十九回，署名为莖叟。并于当年中秋，由上海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，线装六册，题曰“《糊涂世界》上卷”。未知何故，该书仅收了十二回，由茂苑惜秋生作序，后却不见有下卷问世。由于发行有限，年代颇久，现已不易访求。六十年代初，阿英编辑《晚清文学丛钞》，曾把它收入“小说二卷”。我们这次重印单行，即以上海世界繁华报馆丙午年（1906）中秋刊行的版本为底本，并参考阿英的《晚清文学丛钞》本，进行标校整理。

这部谴责小说反映的，主要是晚清时期湖南、两广和福建等地区官场的黑暗现实。其中既有为了钻营候补、不惜败坏伦常道德的欺诈行为，也有买通关节、贪赃枉法的鬼蜮伎俩；既有明争暗斗、尔虞我诈的奸计暗谋，也有迷信卜乩、置千里赤地和百姓生计于不顾的昏愤顛预；既有遭逢民变、闻风丧胆的各种丑态，又有科场应试、千奇百怪的众生瘦相。作者的笔触上至省州台抚，下及裁缝、媒婆、堂倌，活画出一幅是非颠倒、黑白不分的社会图景，而这种糊涂浑噩的现状，无不导源于吏治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。

因此，作为全书的一个总纲，书中第十回“老吏著书官场尽相”一段，写得最为精采。其作用不亚于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护官符”。作者在这里借“四川省里第一个猾吏”杨谓在湖北会馆门生为他

钱行时说的一番话，鞭辟入里地总结了一个《升发须知》。他的这篇宏论被志在专钻的恶吏奉为升官发财的至宝。《须知》的核心则在于“走上司的心经”，它包括如何看上司的人头，怎样巧妙地投其所好，先认清红黑二字，再用钱铺路通关。而其施用范围除了上司本人外，还应当把他的红人、心腹等周围的人包括在外。所谓“现任的应酬，宪幕是第一义，巴结绅士是第二义”，即对洋人传教士和地方百姓，也要敷衍和留心。尤其精辟的是，杨谓还为他的这一套心机编了几个字的诀窍：

曰红，曰圆融，曰路路通，曰能辨骨董，曰不怕大亏空，曰麻雀牌九中中，曰衣服齐整、言语从容，曰主恩、宪德满口常称颂，曰坐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。

有了这些诀窍，再加上随机应变、灵活运用，就能混迹官场，长盛不衰，升发不愁。这一议论无疑是对当时官场现状的高度概括，具有警时省世的作用。

就小说的写作手法而言，作者采用的纯是写真纪事。他把自己在当时官场的所见所闻，如实地记载下来，并用《儒林外史》的构篇方式，把它们由人及事地联贯下来。虽然没有一些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，一种前呼后应的故事情节，但是事随人生、人由事见的散式结构，却如一个展开的横段面，再现出清末社会的一片浑噩，其揭露和谴责的主题是很明显的。

当然，作为报章的连载小说，它在总体结构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，加上十九回和十二回的区别，也使人难窥它的全貌，这是本书的一个缺憾，也是它未能与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同样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。

最后要论及的是它的题目。正如茂苑惜秋生在《序》中所言，在中国古代，以糊涂教人与教己者不乏其人。从屈原的《渔父》到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，无不蕴含着一份对社会和对人生的清醒。作者以“糊涂世界”为名，很可以使人深感其中的批判意义，而这

也正是作者在写人记事的笔法中自寓褒贬的一种点露。它能使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观其事而知其意,取得一种温故而知新的警示效应。

尚 成

1996 年春于沪上

序

“举世皆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醢？”是以糊涂教人者；“不知许事，且食蛤蜊”，是以糊涂教己者。古之君子，唯恐人之不糊涂与己之不糊涂，而发为诗歌，见于谈论，佩如弦韦，勒若箴铭，洵知几之达人，保身之明哲哉！

叔季以降，唐宋而还，本浑噩之遗，继混沌之后，君于人者曰：“天下饥，食肉糜。”臣于人者曰：“不识字，更快活。”驯至今日，则更麻木达于脏腑，冥顽中其膏肓，可惊可诧，可笑可叹。守株待兔之举，视若不二法门；覆蕉寻鹿之徒，尊为无上妙品。行之既久，靡然从风。名山大川之间，赤县神州之外，无远勿届，不期而然。上者为朝，则所谓贤士大夫，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，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，舍此二者，一物不知。若后乘之载刍灵，若当场之弄木偶。下者为野，不为鹿豕，即为豚鱼。与谈兴废，犹考钟鼓以享爱居；与论治乱，犹取仁义以教禽兽。观于其上如彼，观于其下如此，谓之为老大之国，野蛮之乡，自是定评，实非过论。

善哉！蚩叟本之著书，其情事则相喻于微，其议论则能见其大。昔者大禹铸鼎，遂穷九幽；温峤然犀，因烛百怪，对勘互较，殆出一辙。夫东坡说鬼，遂兴无稽之谈；干宝搜神，乃张异端之焰。是书不落科臼，独辟畦町，游神于非想非非想之天，析理无名无无名之境。虽贵洛阳之纸，已腐太玄之毫。读者审之。

丙午二月，茂苑惜秋生撰。

目 录

出版说明.....	1
前 言.....	1
序.....	1
第 一 回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器使皇路飞腾.....	1
第 二 回 假孝子割股要名 丑新人回头失媚.....	8
第 三 回 虐孤儿晚娘施毒手 招游妓俗吏写闲情.....	16
第 四 回 吕祖阁半仙占祸福 广和居市侩显神通.....	24
第 五 回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真莽撞贪杯失巨款.....	32
第 六 回 裁寿衣借端通内线 论相法顺口托人情.....	39
第 七 回 靠虚火施司务扬威 为干儿宋媒婆出力.....	47
第 八 回 虞子厚探亲东昌府 郭丕基倒楣镇江城.....	56
第 九 回 信鸾仙大府护飞蝗 全蚁命进官乘饿马.....	66
第 十 回 老吏著书官场尽相 高明骂座奴子羞颜.....	75

第十一回	覆雨翻云心思刻毒 偷天换日手段高强	86
第十二回	文章憎命误煞功名 机械存心变生骨肉	99

第一回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器使皇路飞腾

话说湖南官场，同时有三位出色人员，都是抚台跟前顶红的人。抚台姓黄，江西人。三个红人，一唤任承仁，一唤俞洪宝，一唤李才雄，三个人都是候补知县。任承仁新近从那里交卸回来，抚台极赏识他，曾经保过送部引见。俞、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抚台，办过几年文案；李才雄现又兼当土药局的差使。

有天，任承仁穿了衣帽来拜俞洪宝，却好李才雄也在那里。任承仁进来，看见李才雄皱着眉头坐在那里，呆呆的样子。任承仁心里有点奇怪，也不便问他，先同俞洪宝谈了几句心，慢慢的说到家务。

任承仁就提起他有个过继的娘，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养活，大远的奔了来找我，既然来了，安分守己的吃碗现成饭罢了，脾气又不好，时常在家里闹脾气。再照这样闹下去，我可有点受不住了。不是我让他，就是他让我。俞洪宝道：“这算什么大事？他因为没有儿子养活，所以才承继到你。你公馆里亦不少这一碗饭。你让他些，过几年死了，送他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。你要现在一定撵他出去，他情急了，或是告你一状，就算辨得清，倒要耽误了你正经事，那可不可犯着，你又何必同这个孤寡老太婆呕什么气呢？”任承仁想了一想，到也不错。他们说了一回话，看看这位李才雄是坐立不安，不住的唉声叹气。

任承仁熬不住了，便问俞洪宝道：“李老哥为何这样没精打采的？”俞洪宝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李老哥丁了忧了。但是他老哥的家道，你是晓得的，如果再把差使丢了，叫他怎样过呢？他这个总办土药局的事虽然不好，在他也还将就敷衍，要再没有这个差使，更不得了，所以在这里难受。”任承仁道：“论理这土药局的事，又不是地方官，就是丁忧的，连下去打什么紧？”俞洪宝道：“却是没有这个道理。”任承仁道：“什么道理不道理，这叫做恩出自上罢了！”

我倒有一个法子想。”俞洪宝、李才雄就异口同声的问道：“请教大才，有什么法子？”任承仁道：“里头有位史巡捕，是抚台极红的人，说的话是捷于影响的，可就是爱两个钱。我们去走一趟，探探他的口气，就托他去想法子去。如果有点意思，拼得送他几百银子，把这个差使留下。李老哥固然是不无小补，就是我们，在省里也多个地方走走，岂不甚妙？”俞洪宝道：“好，好！”任承仁道：“既你们也以为好，他丁忧多日了，亦不便耽搁，我们要赶紧才好。”说完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里等他，又拉着俞洪宝道：“我们去碰碰再说。”李才雄当时说了一句费心。

当时，俞洪宝同着任承仁，一直来到史巡捕房里。史巡捕让他们坐下，说了一回闲话，才提起李才雄的事来。说到要想法子求连差的话，史巡捕此时嘴里正含着一口茶，手里捧着水烟袋，睁着一双眼睛，呆呆的一回，才把这口茶咽下去，腾出嘴来说道：“这个不容易。”任承仁道：“并不是弟等多事，实因为李哥的家道太寒，要是就这样阁三年，那直捷要他的命了！”史巡捕道：“他家道虽寒，省城里比他家道寒的还多着哩！”任承仁又道：“李哥一向亏累，现在又出了丧事，用钱多，要有这个差事，还可以拉拢拉拢，就是外面张罗，也还容易。要就是这样下来，直截便是一条死路。老哥热肠古道，我们是一向钦佩的。他这桩事，只要老哥高抬贵手，他就过去了。我也晓得你老哥是没有不可怜他的，你说的话都是呕着人玩耍。不然，老哥一定不肯帮他的忙，可不就毁了他吗？”一面说着，便走到史巡捕耳朵边，低低的说了几句。

史巡捕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们既是一向有交情，没有不帮忙的。不过这件事，我还得找我里头一个朋友出一把力。但我同他有交情，我的朋友同他没有交情，况且也不晓得他这个人。这个当中，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，老弟你是晓得的，明人不说暗话。况且他又是个违例的事，那个肯轻轻的放过去呢？”任承仁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都包在我身上就是。”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里一比道：“这个数目可好？”史巡捕笑了一笑道：“论起来也不算少，但我可是没有权的，事情我去办，碰他的运气罢。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，但是，这里头转了一个弯子，就很不容易了，难道我还来想好处、赚扣头不成？”

任承仁、俞洪宝连忙陪笑道：“笑话！老哥太多疑了！”史巡捕道：“我去办办看，晚上叫任老弟来听回信罢！”俞洪宝道：“我也同来。”史巡捕道：“玩不得！我这里只有一个任老弟来惯了的，没有人查问，要是别人夜里来，风声就闹出去了。反正都是为朋友，一样的赤心。你千万不必来，不但没有好处，恐

怕还要惹是非。”俞洪宝答应着，当时同了任承仁出来，一径回寓告知李才雄。

李才雄晓得是有点意思了，但也还不晓得史巡捕要多少钱的话。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，任承仁来了，摇摇头道：“好利害！好利害！”俞洪宝、李才雄忙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任承仁道：“他是大张狮口，说你的差使一年有两千多银子，他问你要一半。此外，还要你在要紧的地方，找个人对抚台说一下子，这算是挂挂帘子的事。”李才雄听了，呆呆的一言不发。

倒是俞洪宝道：“论起这个差使来，一连就是三年，化上一二千银子，也没有什么不值得。但是李哥一时拿不出来，奈何？”任承仁道：“李老哥去凑凑，看凑到多少。要是少些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能帮一帮忙最好，等李哥慢慢的腾出来还罢。”俞洪宝道：“看来也只好如此。但是这个事已经两天了，也该报出去了。”任承仁道：“不妨。李老哥赶紧找人去挂帘子去，要紧等把帘子挂好，再报出去不迟。”李才雄道：“抚台头一个红人就算是首府，我平常也很应酬他。但是个嘴馋的人，要求他事，总要请他吃饭。我是已在衰经之中，不便请客，如何是好？”任承仁道：“你不要拘泥，正经事要紧。你今天就发帖，请他明天晚上，我同俞哥做陪客，也好相帮你说几句。你只管办理，那个人来说你？”当时李才雄便写了请帖，夹着手本，打发人送过去。又叫厨子备办顶好的酒席，明晚请首府，只要菜办得好，钱是不论多少。厨子听见不计较钱的生意，自然欢喜，连忙就去备办。

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，重新叫他把字画挂起来，把素的依旧换掉。忙忙碌碌，收拾了一回。正在那里点缀，送请单的却回来了，说是大人有病，请了三天假，明天不能来，叫把原帖带回。李才雄听了，把一团高兴冰冷的了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就如此倒楣！”任承仁道：“还有一个法子，你去写好一封夹单递进去，他看见了，亦就明白。等他上院去，没有不替你设法的。况且你请他，他也晓得的了。”李才雄道：“也不晓得是什么病？”回来的人道：“听说招了凉，伤风咳嗽，并没有什么大病，过两天就要销假的。”任承仁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依着我去做。老史那里，先要把钱交过去；要是不能如数，六成是要先给的。下余我去对他说，问我们两人要就是了。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，慢慢的去给他，难道老哥还会叫兄弟为难么？”李才雄道：“只要缓口气，少却是万不会少的。非但不会少，老大哥替我出了这一番力，再要叫老大哥为难，那还能算是人么？但是首府这个夹单，还要老大哥费神斟酌一下。”

任承仁道：“我是于文墨一道，大大的外行，你，你还是找老俞罢！”又说了一回闲话，任承仁便立起身来道：“老史的数目，我就去答应他分两期，一期先付，一期事成之后两个月再付。万一他要利钱，为数有限，也就答应他了。”李才雄道：“自然，自然，你看着办罢。我心里没有主见，你怎么说怎么好。你这番回护我的心，我难道还不晓得？你直截看着办，不必同我商议了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事情成功，我是无不恪遵台命的。”说着，作了一个揖道：“费心！费心！”任承仁晓得他不会变卦的了，就装出一番大义凛然的样子来，说了几句义可干云的话，就出来上轿回家去了。李才雄去找俞洪宝，托他做一张夹单底子。俞洪宝照着他的口气做好了，又添了几句哀戚的话，交给李才雄。李才雄便去找人誊清了，送到首府里去。

却说这位首府是一位满洲人，名叫伊昌。当日看了他这个夹单，暗道：“这个事却是有点不在理。既然说是里面已说通了，要我做面子，我亦何乐不为？但是这话不晓得靠得住靠不住？且待我见了抚台，见景生情罢。况且打去年起到如今，我也吃过他六七十顿了，要一定回覆他，未免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，我也不干，我犯不着为着他去碰钉子。”主意打定，次日起来销假上院。

李才雄先就打发人在首府衙门口打听，听见传伺候了，便用一个素手本，叫跟班到各衙门挂号，禀知丁忧的话。恰恰伊大人上院，抚台就同他讲起这土药局收数甚好的话。伊大人便接口道：“李令办事向来是最可靠的，不过是他运气太坏。”抚台便问：“他运气怎样坏法？”伊大人道：“听说他丁了忧了。但这个事办到现在这样地步，也不容易，总要有个精明强干的人去接手才好。但是这些候补的人员，卑府是晓得的，除掉现居要差的，便也没有什么大才具的了。况且，在省候补赋闲的日子多，终是前缺后空，要他顾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。所以古人说的，凡要办大事的，总要量材器使，不可骤易新手，为的是恐怕前功尽弃。”抚台道：“他是丁了忧，要回籍守制的人。”伊大人道：“这个恩出自上，卑府不敢妄参末议，只要大人吩咐就是了。况且卑府听说李令光景也不大宽裕，自从丁了忧之后，屡次寻死。昨天还有李令的同乡几个人，求卑府转求大人的恩典，能够叫他连下去，真是公私两美。卑府是已经拒绝了他们，但恐怕马上更动，李令真要寻了死，同寅面上很不好看。‘狗急跳墙，人急悬梁’，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。”

抚台摇头道：“丁忧的连差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”伊大人道：“好在土药